

庆元方言研究

QINGYUAN FANGYAN YANJIU

吴式求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庆元方言研究

吴式求 著

H112

WS65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庆元方言研究. / 吴式求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308-07400-1

I. ①庆… II. ①吴… III. ①吴语—方言研究—庆元县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7726 号

庆元方言研究

吴式求 著

责任编辑 李玲如

封面设计 吴 伟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41.75

字 数 1061 千

印 数 1—2400 册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400-1

定 价 98.00 元



本书采用知识共享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2.5 中国大陆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5/cn/>

享有“古语活化石”盛誉的庆元方言，
是一宗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她不单
是庆元人民的，中华民族的，同时也
是世界的。

——题记

奇人吴式求

(代序)

北京大学 李小凡

2002年6月至7月间，我率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师生一行18人到浙江庆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方言调查教学实习。庆元地处吴语区南缘，与闽北毗连，是观察方言接触和过渡的理想地带，而且听说这里古音保存得非常多，这正是我们选择庆元方言作调查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带有偶然性的特殊原因：不久前，日本爱媛大学秋谷裕幸教授顺访我系，作关于原始处衢方言古音构拟的学术报告，主持人王福堂先生生动地介绍了秋谷教授从庆元方言开始，持续数年深入浙西南山区进行方言调查的种种情形，勾勒出一位“奇人”——一个献身于汉语方言学的日本学者的感人形象。与此同时，深深吸引了这位日本学者的庆元方言也就在与会者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令人神往的魅力。带着这种好奇心和探索欲，我们来到了庆元。

在县教育局吴应兴同志的大力协助下，我们4个小组次日便都顺利地开始了调查日程。就在这一天，绵绵梅雨中，一位素不相识的不速之客经吴应兴指引，只身前来造访。客人直宣来意，要送几套刚排印出来的关于庆元方言的书给我们作参考。他的一只胳膊因摔伤而缠着纱布，便用另一只手取出几套厚厚两大册的蓝皮书简——《古老珍贵的庆元方言》。没有客套，也未久坐，几分钟后，他用那只未伤的手撑开雨伞，悄然离去。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吴式求。当时并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大概因为看上去像个文化人吧，我们便跟着感觉信口称之为吴老师。

《古老珍贵的庆元方言》上下两册共750来页，120万字，这样的篇幅，在县级方言研究著作中堪称巨著，其语料之富，用力之勤，可以想见。然而，封面上却无作者署名，查找版权页，才知道此书还不是正式出版。由此想到，作者不仅为撰写此书付出了心血，而且为它的排印承担了经济责任。在这个年财政收入仅5000万元、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这实在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负担。于是，在我的心目中，吴式求成了研究庆元方言的又一位奇人。他是怎样一个人呢？

我们的调查日程排得很紧，此后与吴式求只有四五次短暂的接触。不过，

从包括我们的发音人在内的其他人口中，终于得到了上述问题的答案。他不是一名学者，也算不上什么文人出身，原本是庆元造纸厂的一名职工。与众不同的是，他在这个岗位上成为一名技术革新能手，以此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浙江省劳动模范的殊荣。退休后，受秋谷裕幸调查庆元方言的触动，他把自己的余热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庆元方言。5年来，吴式求不畏艰辛，不顾贫病，不求回报，用完了数十支笔，废寝忘食地发奋笔耕，终于写成了洋洋百万字的巨著。他不断追求，不断进取，边干边学，与时俱进，从一个方言学的门外汉迅速走进学术圈，从一个创造物质财富的劳模转变成一名生产文化产品的能手。

吴式求不愧是自学成才的楷模，庆元方言因为有了他而光彩夺目。如果将他的著作置之于新华书店、图书馆的书海之中，人们翻阅它，谁能相信这会是出自于一位业余研究者之手呢？

此次方言调查行将结束之时，我们深深感到：庆元方言给予我们的学术营养是丰富而又稀有的，研究庆元方言的奇人吴式求给予我们的人生启示更是崇高而弥足珍贵的。

离庆元前，吴式求告诉我，他仍在为争取该书的早日正式出版而努力，要求我为这本书题写几句话。我不会书法，对庆元方言也没有充分的发言权，但又不能拒绝这样一位同志的这样一点要求，于是记下了以上一点真实的感受。

2002年7月20日于浙江庆元

书 简

(一)

吴式求同志：

您好！

接到大稿很久了，但我实在太忙，迫于文责，赶稿参加国际会议论文等，喘不过气来，尚未能细阅大作，实在对不起。您是自学，能够做到这样，您花了很多力量。因我也是自学出身的，深知甘苦，所以很佩服您。因我是上海师大兼职教授，下二个月我在上海师大（桂林路）语言所教研究生，并赶稿，当再抽空细阅大作，提点意见，先在此行前匆匆写几句，以免您的记挂。

谨祝

研安

郑张尚芳

1998年10月12日

(二)

吴式求先生：

您好！

信收到，我还是很忙，不能就来稿作改为歉。《方言杂谈》稿写得不错，不妨投寄有关报刊，如穿山甲之类，对保护野生动物是有用的，或许会发表。附带说一句，乌鳢温州也叫乌鳢（音 lei），很常见，上海现在也有不少卖，庆元怎么没有了？

上海师大潘悟云教授您是否认识？他也到过庆元。他是上海师大博士生导师，师大语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对庆元方言也很有研究。您不妨给他寄自己的书，他一定乐于帮忙，地址是200234（上次我写的邮编倒了）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附上推荐书一份，如有条件出版时，我再花点工夫为您改下稿子。

此致

敬礼 祝好

郑张尚芳

1998年11月5日

我明年才回北京，今年会去温州过年。我八十年代在庆元调查时，有吴升、叶庆泉，六十年代有吴水、吴永宁等同志帮助发音，他们可都还在？请代致问候。

(三)

推荐书

庆元方言是浙西南方言中保存很多古老特色的吴语方言，很有研究价值。我在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曾两次到庆元调查方言，作过一些报道。而后一些中外学者也先后去庆元调查，这说明庆元方言颇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但外边人调查决不如当地人细致深入。吴式求先生突破各种困难，潜心研究本土方言多年，写出《庆元方言》和《庆元方言古音字源初探》，这是很感人的，其研究成果很有学术价值，建议当地有关部门给以支持，资助出版。各地地方志办公室除出版地方志外，有条件的还另出《方言志》（我已收到不少）。当地地方志部门如有余力，可推荐吴先生书作为《庆元方言志》出版，供各界了解庆元参考，以弘扬庆元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

兼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教授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

郑张尚芳

1998年11月5日

(四)

吴式求先生：

久仰大名。今收到惠赠《庆元方言》及《庆元方言古音字源初探》，非常感谢。我本人只去庆元作过简单调查，对庆元方言了解十分有限。您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庆元方言是吴、闽语交界地区的一种古老而珍贵的方言，很值得大家对它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们希望您的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也期待有更多的学者来关心和研究庆元方言。

顺祝
工作顺利

曹志耘

1998年9月5日

(五)

吴式求先生：

来信收悉。我做的事不足挂齿，不必放在心上。如有机会，我们还会去庆元作进一步调查，届时一定向您请教。

关于来信提的问题，我已请我的一个研究生帮助查了您问的字的情况，随信附上，供您参考。

如见赖老师，请代为问候。

顺祝

近安

曹志耘

1998年9月24日

(六)

审稿意见

吴式求先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潜心研究庆元方言，精神十分感人。其研究成果——专著《庆元方言》和《庆元方言古音字源初探》材料丰富翔实，考证严谨精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当地人了解庆元方言、推广普通话以及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庆元方言位于吴语和闽语的交界地带，保存大量古代汉语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建议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资助印行吴式求先生的两本专著，以鼓励他的研究工作，并弘扬庆元的语言文化，造福子孙后代。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
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

曹志耘

1998年9月 于北京

(七)

式求先生：

接到你的大作已经好多天了，这段时间碰上所里拆建，国际会议筹备，特别忙，耽搁了给你的回信，请见谅。

先生凭自学成才，大作有非常高的学术水准，而且治学如此严谨，令人钦佩。

寄上评阅书，不知是否合适。

望多联系。

顺祝

文安

潘悟云

1998年12月1日

(八)

关于《庆元方言》等材料的评阅意见

汉语经过数千年的变化，形成许许多多的汉语方言。绝大多数的方言与汉语的古代面貌已经相差甚远。但是庆元地处浙西南山区，交通不便，语言受外界影响较小，在许多方面还保存古代汉语的面貌。要把古代的语音还原出来，语言学家们就要借助于像庆元话这样的方言。所以，庆元方言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来说，实在是一个难得的语言宝库。

浙西南各方言正处在温州方言、丽水方言、衢州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方言的交汇点。这些方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都还有待语言学家们去解决。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的移民史、文化史，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这些年来，中外语言学家多次到庆元来调查，如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郑张尚芳教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曹志耘教授、日本的秋谷教授、复旦大学的陶环博士都多次到庆元作过调查。我自己也于前年专程来过庆元。但是，这些调查人都不是庆元本地人，不可能有庆元本地人所具有的语感，这自然会影响到调查的精确性。最近接到吴式求先生的两本稿子，真是如获珍宝，喜出望外。吴先生的两本著作不仅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而且方言学的功底很深。如果这两本书得以出版，对中国的学术界无疑是一大贡献，对于庆元的地区文化也会增加一大珍宝。所以，我们建议庆元的政府或学术部门能够给以资助，使这两部著作早日与学术界见面。我们语言学界的有关学者一定会在学术上给他帮助。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潘悟云*

1998年12月1日

(九)

吴式求先生：

您好！

惠赠的书我一路分送给上海北京的朋友，另外带了几本回国，分送给日本的同行，他们都很感兴趣，非常佩服您，尤其敬佩您的刻苦研究精神。

方言调查提纲还没有拿到（我手头这份不够完整，您拿去可能无用），等拿到了就给您复印寄过去。

* 潘悟云教授系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负责人，上海市教委“应用语言学”学科负责人，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师大语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在庆元照的相片，您能不能替我交给赖老师、姚同德老师，并向他们问好？真是不好意思。

向您和全家问好。

此致

敬礼

秋谷裕幸*

1998年4月25日

(十)

吴式求先生：

您好！

调查提纲已复印好，现给您寄上。拖了这么久，真对不起！

另外附上几本《方言》杂志，其中有我和曹教授合作的《浙江庆元音系》，这篇论文曾在去年中国语言学会第九届年会上交流，供您参考。

再见。

此致

敬礼

秋谷裕幸

1998年10月5日

(十一)

吴式求先生：

您好！

信收到了。我只做了一点我应该做的工作，用不着感谢的。您太客气了。

关于“研究方言有什么用”的问题，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搞全方位改革，也推广普通话（实质是东京话）。日本原有很多方言，结果由于采用强制手段推广，速度太快，许许多多方言就此消亡了。对于日本的民族文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我们现在想找点古代方言研究都很困难。贵国推广普通话采用“双轨制”，慢慢来，这样就很好。不然的话，像你们那么多方言也不会存在了。

每一种方言，都是一部活的语音、语言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任何一件地下文物还宝贵。庆元方言能够那么完整地保存到今天，让我们还能够继续研究它，实在是幸运！

* 秋谷裕幸先生是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早年留学中国，是一位“中国通”。秋谷先生精通汉语，研究中国各地方言，造诣很深，曾多次来我县考察、调查庆元方言。现任日本爱媛大学教授。

我打算今年九月还要去庆元，还要向您请教，到时再跟您联系。

此致

敬礼

秋谷裕幸

1999年元月 28日

(十二)

吴式求先生：

您好！

来信和大作都收到，非常感谢！

离开庆元以后，转眼过了差不多一年了，没有及时去信，很对不起您，也对不起庆元的别的老师们。

我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在整理常山话和江西省玉山话的材料，最近才开始整理庆元话的材料。您的大作内容十分丰富，有深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因此必然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再一次向您表示感谢。

曹教授和我们所做的工作已取得很好成果，目前中外学者已经对庆元话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因为庆元话保留古代汉语的语音保留得无比良好，这一点特别有价值。你们当地为什么不重视，我感到很奇怪。我们很需要继续研究庆元话。

我打算今年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到浙江省和江西省去调查方言，此次的主要目的是核对常山话和玉山话的材料。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到庆元和浦城去。

寄上相片和几枚日本邮票，别的老师的相片请转交，并替我问好。实在不好意思。

希望我们保持联系。

此致

研安

秋谷裕幸

1999年4月 19日

(十三)

推荐书

庆元方言是最古老的汉语方言之一，保存着大量古汉语的特点，可以说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关注庆元方言。

目前中国大力推广普通话，在方言地区传统的方言正在迅速消失，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因此记录庆元话，抢救这个古老方言，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吴式求先生已写出《庆元方言》和《庆元方言古音字源初探》，这两本专著当中的材料又多又正确，学术

价值非常高。

建议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资助出版这两本专著，以弘扬庆元文化。

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副教授

秋谷裕幸

1999年4月19日于松山

(十四)

吴式求先生：

您好！

庆元方言属吴语方言，在吴语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庆元方言中保存的古音、古字非常之多，而且保存得无比良好，这很可贵。我调查过中国不少地方的语言，发现了不少古音，如闽北的武夷山一带，古音就相当多，但是它们都远不如庆元方言那样，随时随地都能听得到。1996年我第一次到庆元调查（跟曹教授一起），就为之惊叹不已。庆元方言堪称方言中的“活化石”，确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化遗产。

您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出的《庆元方言》和《庆元方言古音字源初探》两本书，内容丰富，考据严谨，见解独到，是两本颇具功力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特别是《古音字源初探》，对庆元方言中的每一个古音古字都寻根究底，进行考证。这需要翻阅大量的书，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是办不到的。这本书对语言工作者很有用，非常有价值。您为抢救、保存庆元方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分值得学习。

不知您的书什么时候能够出版？此书一旦面世，不仅对庆元人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对于全国、全世界学界的每一位朋友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年底我还要到庆元，那时再继续探讨。

再见

秋谷裕幸

2000年3月9日

(十五)

为《庆元方言》题词

庆元方言弥足珍贵，吴式求的庆元方言尤足珍贵。

李小凡*

* 李小凡：语言学家，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十六)

贺《庆元方言》出版

纵观县史八百载
深究方言第一人

姚思煜*

(十七)

读方言寄锡畴吾弟

迢递隔重洋，
无日不思乡。
鱼书犹未达，
雁阵渐成行。
声标宗国际，
音韵想宋唐。
宏著堪传世，
吾家有庾郎。

吴锡泽
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寓所

* 姚思煜：浙江庆元人，海军高级干部。1953年毛主席视察东海舰队，曾登上姚所在军舰，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现已离休，定居上海。

目 录

导言 多姿多彩庆元话	1
第一章 概述	12
一、庆元的历史地理简况	12
二、庆元方言的基本概况	13
三、庆元话语音与现代普通话语音的比较	16
四、庆元方音与古代语音的比较	17
附表 1.1 庆元话语音与现代普通话语音比较表	20
附表 1.2 庆元话语音与《广韵》音系比较表	56
五、唐宋时期“普通话”语音的活样板	91
第二章 声韵调系统	101
一、音标符号总表	101
二、韵母“四呼”分类表	102
三、声母韵母表	102
四、声调表	103
五、声母音标符号对照表	103
六、韵母音标符号对照表	104
七、声韵调配合关系表	105
八、音节表	120
第三章 语音和语法	124
一、文白异读	124
二、变调和变音	125
三、变调的一般规律	125
四、变音的一般规律	129
五、语法特点	131
第四章 词语	145
一、自然	146
天地	146
时序	155
二、物类	160
动物	160
植物	169
食物	180
饮食	186
三、器用	190
农具	191
工具、机具	193
家具	195
炊具	198
餐具	199
洁具	200
卧具	201
服饰	202
杂物	207
文具	209
四、称谓	211
亲属	211

人体	225
躯体动作	236
疾病	249
医疗	256
五、社会	257
城乡	257
环境	259
家庭	259
建筑	261
交通	266
战乱、灾荒	267
吏治、刑罚	269
商贸	270
六、语言、文化	275
语言	275
文字、书籍	281
文化、学习	282
游乐	283
七、劳动	287
农事	287
家务	290
其他劳作	292
作息、忙闲	293
八、人事	294
生长、老死	294
习俗庆吊	297
鬼神、信仰	301
人际交往	304
纠纷、争斗	307
品行	309
思维活动	326
感觉	335
九、特征、现象	343
形态	343
方位	353
移动	356
数、计量	358
十、虚词	363
代词、不定词	363
副词、介词及其他	367
时态助词	373
十一、多音节固定词组	376
十二、歇后语	449
十三、俗语巧对	459
十四、谣谚、谜语、蕈山话	467
第五章字源、字汇	487
一、音字探源	487
二、同音字汇	546
三、多音字汇	574
四、文白异读字汇	597
五、变音字汇	604
从录	609

导言 多姿多彩庆元话

一、古音古字特别多

日本爱媛大学教授秋谷裕幸先生盛赞庆元方言是古汉语的“活化石”。秋谷教授是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早年留学中国，跑遍了浙南、闽北许多山区，研究过各个地方的方言。人们或许要问：秋谷先生为什么不将这一称号留给别的地方，而偏偏给了庆元方言呢？

这主要是因为庆元方言中保存的古音和古字特别多的缘故。

例如：手足的“足”字，庆元方言叫做“kāo”，这个“kāo”就是古音，字的写法是“骭”（《广韵》注音：“口交切，平肴溪”）。“鱼”字，庆元话念[ŋ y]，更是古音。“水火”的“火”，庆元话念“毀”，同样是古音，而且还是上古音，《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和“七月流火，八月萑苇”中的“火”字同押“微部”韵，就足以证明。庆元话“吃饭”叫做“咥饭”，这个“咥”，是个典型的古音和古字，出自《易经·履》：“履虎尾，不咥人。”男性生殖器，庆元俗语叫做“朶”（音zāi），《老子》中就有这个字：“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朶作，精之至也。”文中的“朶”指的就是生殖器。《易经》和《老子》均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庆元方言来源之古，于此可见一斑。

“猴子”，庆元话叫做“苦狨”，“苦狨”这个叫法，至少在唐代就有了——唐张鷟的《朝野金载》中就有“杨仲嗣燥急，号热鍪上苦狨”的记述；宋杨万里《无题》诗中也有“坐看苦狨上树头，旁人只恐堕深沟”的句子。还有“镜子”，庆元话称作“照”，同样是古语，这一古语词的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广雅·释诂》中有“照，鑑也”的释文，明确指出了“照”就是“镜子”。唐孟棨的《本事诗·情感一》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国灭亡前夕，舍人徐德言预感大难将作，便将一面铜镜打破，自留一半，另一半交给夫人乐昌公主（后主陈叔宝的妹妹）保存。两人相约，他日如果遭难离散，即以此作为信物，期望能够重新见上一面。不久，隋军荡平江南，乐昌公主被没入宫，成了越国公杨素府中的一名宠姬。但她无日不在思念故夫，每年的正月十五日，她都按照先前的约定，私下里让老仆拿着那半面铜镜，上长安（当时叫做大兴）街头叫卖。终于有一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徐德言寻到长安，见到破镜，得知爱妻已沦落豪门，感伤不已，当即题诗一首：“照与人俱去，照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见诗痛哭，杨素问她为什么伤心，乐昌公主如实相告，杨素大受感动，马上派人找来徐德言，不仅设宴款待，让这对苦难夫妇重新团圆，还赠送了一大笔财物，让他们回家好好过日子。宴席上，乐昌公主奉杨素之命也作了一首诗：“今日何迁次，